



16760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三十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商



甲寅九月末，雨至十月二十三日得晴，聞是日六飛  
進狩，諸將告捷。

密雨重陰一月餘，似聞馬文長驅，怪來林外升晴日，已  
奏江邊報捷書。

季天叙為人相宅，過余求詩，戲書二絕。

由來南巷獨甘貧，季老徒誇眼有神，未暇相煩展高棟，方  
圖種德效前人。

北山文集

卷二十絕句

懸磬已偷安，常念風波世路艱，若謂他時庇寒士，會  
須令我作干閒。

別家山二絕

簡書催我就征途，對坐西山暫索居，聞說仕途巖險甚，未  
應從此便相踈。

就荒松菊莫相嗔，未肯微官縛此身，若有督郵須束帶，定  
將秋米付他人。

代卷

塞污鉏蔓致蕃昌，草木懷君豈易忘，出為蒼生施此手，他  
時寧使故園荒。

雪中度馮公嶺二絕

雪積雲騰晝杳冥，萬山玉立不勝清。舉頭祇恐是尺五，松栢已為環珮聲。

琪花風亂欲成團，度嶺人言路已漫。我斥征夫第前邁，山翁不畏雪霜寒。

范才翁惠醪

寶刀分惠過墻西，瘦比寒梅不肯肥。只恐東風苦無賴，為君吹作玉花飛。

題黃德老西亭二絕

花木橫斜轉小蹊，疎簾竹屋在高低。何人移得僧窓靜，置

北山文集

卷三十絕句

二

君家廳事西

更穴文移紙作堆，誰能亭榭靜中開。直須事外閑門坐，莫放人從門外來。

和李端明題靈峯

靈峯特立萬山中，秋逼濃嵐愈鬱葱。旁絕逶迤雖寡助，其如氣象自摩空。

題大龍湫

龍湫噴薄高且清，自料吾心略相似。因流順勢無隱情，傾倒向人只如此。

題妙明師靜軒

小徑禪房瓊綠苔，坐中開葉亦幽哉。此居不是能瀟洒，但我初從鬧處來。

臘梅

縞衣仙子變新裝，淺染春前一樣黃。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艷付幽香。

宿長蘆寺下四絕

北風吹水拍舡頭，晚泊長蘆祗欲愁。試遣長髯伺煙際，望中李郭亦來不。懷李叔海

來帆風飽自行快，去槳浪高知進難。舟子勿生淹泊恨，偶然遲速我殊安。

北山文集

卷三十絕句

三

建勳春江水拍天，趁潮先發六宮船。何時彤筆嚴清禁，纔見金鋪生瑞煙。

風伯清塵過浙西，隨春萬騎擁旌旗。野人不識巡方意，蹕還憂為移。

八月初四日謝雨采石中元祠

山柳葉疎容夜月，古松枝勁起秋風。定知明日便回首，百里牛磯烟霧中。中元祠古十者磯也

和樓樞密過洛陽感信二絕

十年滓穢已澄清，訪舊寧須得便行。蚤關閑中奉高視，重典禮樂定章程。

夢眼由來過幻差，焚香祇好誦南華。雲深漢殿猶衰草，風緊洛陽無舊花。

樓樞密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一詩以箴之。

四皓已閑猶管事，留侯始了事求仙。上人石上出一手，寓意後人非偶然。太華絕頂一峯上有跡，如巨手從號仙人掌。

且說高王寬法律，從他漢武好神仙。關中脫使關如鼎，自弄山樊能安然。

陝西戲成二絕

邊城土俗自隨宜，物色人情浩不齊。略有江鄉相似處，牛

北山文集

卷三十絕句

四

煙下一聲鷄。

出門上馬雖所樂，乍見秋風亦念家。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

菴鳳翔，有何日隨堤霜後路，亂飛榆柳踏平沙之句。

今至堤上復用前韻

沐雨抗塵幾萬里，勞生令我憶山家。秋風小艇浮茶局，野色侵簾水見沙。

早行二絕

風柳驚霜日夜飄，客程中夜馬蕭蕭。攬鞍髻髻如殘曉，月一鉤猶未消。

頰有鵝檐又催程。寸許孤燈照壁青。破縣殘更誤傳曉。馬  
行十里見明星。

和江虞仲葦山二絕

仙入掌

意象軒上勢入雲。為誰出手若經綸。夜扶星斗朝擎日。氣  
力何知幾萬鈞。

陳希夷無憂木

世累都忘春復秋。婆娑槐木亦無憂。不知千古雲閒夢。  
見山前馬不。

馬上口占三絕

北山文集

卷三十絕句

五

秋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煩念行役。馬  
蹄多在柳陰中。

露濃紅透棠梨葉。風緊落疎喬麥花。馬首漸東京洛近。小  
寒無用苦思家。

小枝圓熟粟累累。短綠尖新麥透泥。父老隨車說豐歲。相  
公何苦出關西。

九日

倦客飄零若轉蓬。一尊深念菊花叢。馬蹄踏處黃塵起。費  
盡天涯落帽風。

鴻溝

天下共知歸漢德，東西那可限鴻溝。雖令羽割大河水，分  
衍人心兩處不。

靈壁驛有方公美少卿留題戲和于壁。

君把使旌臨洛水，我參樞幕過潼關。秋風想見吹歸渡，先  
看淮南第一山。

雨過

雲壓江邊草樹低，麥搖秋色望中迷。却知向晚有晴意，雨  
過一聲村落雞。

眼昏

月下對花燈下字，年來漸覺老相關。頗思瞑坐收餘力，他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六

日歸家秋香山

勝仲少卿公惠巖桂并詩二絕用韻和之。

搖風暗綠疎，葉困日輕黃。小小花細認幽香，已清絕，更  
隨膏馥出君家。

秋桂荷君親折贈，傾盤高插傍胡床。兒童謾自溫金鴨，三  
日爐金不敢香。

十二月二日臘祭前一日，致齋惠照呈清叟察院絕

峨冠執法公宜整，端冕臨祠我亦嚴。深炷爐香通問訊，小

寒清坐隔疎簾。

曠祭精嚴古院幽，鄰房不敢對茶甌。何時芒屨扶筇竹，度

嶺相尋溪岸頭。

柳眼淺窺湖水畔。梅花瘦著竹籬邊。殘年未便無冰雪。春意云何已斷然。

懷山居二絕

春淺酒寒人客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鷺自知。

披叢翠得晚花瘦。帶雨剪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即事

竹輿曉出見湖山。小室焚香暫得閑。簾動東風入雙蝶。清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七

天。下處不相聞。

觀橘花

漸看綠葉秋來密。最愛輕花露未晞。何日增枝充素裏。為渠臨酒脫金衣。素裏金衣。皆見橘頌。

禮部直舍枯竹嫩篠叢。出燕雀飛來欲折。以二韻云。

火邊遺竹但枯枝。瘦筍叢生未及齊。篠嫩不禁風燕立。綠荷煙外起還低。

發風水洞

山逼新寒鷺遠。麋風收細雨。作初晴。曉光微動鷗鷺起。黃葉亂飛旗幟明。

離家

我有君恩未報身，勿因雲出念行人。  
閉簾小閣團圓坐，爾輩何妨暖到春。

道中四絕

過雨山間雲出沒，夕陽天際鳥浮沉。  
男兒馬上志四海，不是尋常客子心。

水渌沙明不見泥，寒煙漠漠樹垂垂。  
漁人不識閑中趣，網客嗟嗟望使旗。

數篋衝霜思往歲，舊遊如夢慨平生。  
鬢華已逐心事老，溪水祇如前日清。

北山文集

卷三一絕句

寒意無多曉色交，雲隨疎雨又還消。  
山行全似三春日，林際一聲婆餅焦。

頓夜燭花

密炬香光照夜紅，垂垂簾幕靜無風。  
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斂頭綴玉函。

題安仁江宰絕覽亭

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為叨。  
大夫心地須超出，此外當知更有高。

十一月十三日宿東林，是日小雨不見廬山，戲留絕詩于方丈。

濃嵐暮雨隨人密，遠壑幽巒向客悭。清曠本吾胸，次景不  
須雲裏覓衡山。

過大冶縣

吏民俱困市廛小，鷗鴈相呼湖海寬。蕃息誰能力耕鑿，絃  
歌依舊好為官。

二月十七日馬上

愁多髮白惟知老，病起花飛不見春。我得此生真偶爾，休  
貪畫餅作癡人。

河池秋雨

一雨一涼秋氣味，添愁添病客情懷。故園十畝檀栾好，箇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九

裏歸心未得諧。

夜坐戲書

窓前寒雨正無邊，案上含花燭影偏。莫念江湖家萬里，一

盃徑醉且高眠。

春日

朝來弄日花頭密，暗裏窺春柳眼多。任是老人情意薄，箇  
般時節奈愁何。

移司道中四絕

危梯破雪入河池，今日還轅歲一暮。道是得歸元未是，却  
移邊角利州吹。

魚驚鼓吹寒猶出，鳥避旌旗去肯留。頤我才疎何所用，空  
將行李憑清幽。

千山似筍伶渠瘦，一水如藍對我寒。今日看來心未靜，盡  
將歸去靜時看。

隨車千騎鐵成圍，請將前驅辨鼓旗。不似東陽村舍畔，芒  
鞋踏雨看山時。

戲題堂前梅

健步移來知未久，危根猶用小欄遮。似能向我伶幽獨，旋  
放南梢一兩花。

憶故廬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十

如當日在山家，修竹叢中一迳斜。飽食醉眠渾沒事，風  
朝雨夜祇愁花。

寒食日

休日文書得少閒，試尋高處凭闌干。落花芳草不勝恨，細  
雨斜風都是寒。

登烏奴

金壺儲腹貯春醪，路入山堂脚更高。但得遠塵寬俗執，不  
須臨下見秋毫。

一絕寄家

驚枕夢回常半夜，倚樓鳧斷是斜陽。如何行李猶淹泊，未

報蒲帆過武昌。

骨肉聞已至，廣安而連日有雨甚念之戲成絕句

行人未到雨蕭蕭，最苦醱醱葉盡飄。風雨不遮春去路，障泥空滯馬蹄驕。馬惜障泥，或遇雨不肯行。

二絕寄章氏女子

女子有家難恋汝，外甥似舅豈忘渠。春風萬里空相憶，但願平安數寄書。

益昌春晚百花開，骨肉今朝對酒盃。共說相思悲復喜，就中悔汝不同來。

寄吳信叟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十一

聞說吳郎入漢中，掃除亭榭祝東風。三年不與故人醉，留取數枝桃杏紅。

春晚

東望故園天一涯，官身到處且回家。大房吏散無留事，滿袖亂紅攜落花。

甲子春晴久，三月晦得颯雨喜而為二絕句。

夜半風雷破夕晴，四簷侵曉尚冷冷。欣然擁被重尋睡，夢見漢中春麥青。

春晚鬱蒸如濁暑，朝來蕭颯似清秋。千山雨後陰雲凝，三日樓前野水流。

元夜二絕

春風燈火傾城醉，明月花枝滿地寒。不是隴頭新麥綠，田夫未肯遠來看。

門前又結綵為山，千騎從容鼓吹間。孰謂柴扉連竹塢，一燈和月夜深閑。

益昌霪雨踰月，負郭皆浸，禱祠之後，倉廩保全，居民復業，運使國博喜而賦詩，輒成三絕句，以報來貺。

二月山前雨帶風，拍天江水漲驚洪。朝來莫怪波瀾靜，收向詩翁筆勢中。

千倉積粟棟崔嵬，夜侵洪流亦殆哉。不是脂膏天所惜，豈

北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十二

志水到却平田

朝廷得澤徧封畿，避水人家即日歸。獨愧因漂如木偶，未還田舍理柴扉。

送何元英出峽三絕

呼兒携婦裹書編，月色灘聲共一船。回首已遊三峽水，此行那不謂登仙。

莫憶夔溪水似藍，暫留荊渚脫征衫。更煩頓向沙頭望，我西風出峽帆。

壯士椎牛進酒卮，五年不享鱸膾肥。君如亦有垂涎興，準備輕蓑隨我歸。

出峽題舟中

才疎任重覺艱難，今日東歸意已閒。  
勿謂一舟輕似葉，君恩端的重如山。

忠州豐都觀，乃陰長生之地，山最高處，欄檻圍一古井，謂是真入丹成棄雲仙去之遺跡。道士云：時有雲氣出井中，過而賦之。

莫向山頭覓古人，青山之外已為塵。  
彈圓朱橘懷中物，雲氣有無何足詢。

比山文集卷三十終

比山文集

卷三十 絕句

十三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題跋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感雪竹賦題跋 賦已見集中

謹師心

城髻亂閒侍故老講聞先世遺事即知高王父莊敏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為未第時貧賤交也每過北山必腰錢一貫以助雞黍為竟日從容之適及既入仕則期以他日不可阿媚權臣以求官職逮其晚年果為權檜所厄獨北山翁受禍尤烈謫居臨封者六年先莊敏亦成坐廢終以不倚見知思陵至有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之語二公風節照映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則其平生不屈之操槩可見矣蔽歟顯秘大槩身折忠臣豈非讖耶公履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澤翁畫卷後竹似高風不勝感慨

咸淳禊良月二十五日契家孫王城拜手敬書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宣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避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寔家馬林巒菽潭深村壑寺徃々皆疇昔所經行處皆兵火方張先生自言樂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瀕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全蜀然卒以執論不阿忤

檜相謫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困而能自奮，既奮復摧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旤，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間，則所以處陰陽鄉背者，宜有甚於曩時。其為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翱將往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賦，肅襟締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

其年孟陬既望，方景山拜手謹書。

金華鄭子有家藏其

祖北山先生所作感雪竹賦，其匠

意造語，與後所為事業，以至謫死，輒相應不差毫髮。子有

山文集

卷

題跋

二

既求名畫，寫雪竹於前，復扣諸公作行草古篆書其後。寂先秋臺葉公闡草法類小玉，勁潔可愛，作於咸淳辛未。至今寶之，以為妙。余嘗評北山賦於窮約時作，疑一時率然以氣為文者，皆可能。至曰觀負荷令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則不特一時之氣凌輾埃壘，而狀物之妙，因以發其胸中之所蘊者，殆不減古人。此其所以卒忤檜相，而容死臨封，其屈也。乃所以自拔而伸，而物莫得而沉之也。秋臺晚亦有志於自拔者，卒沈焉，可傷已。後之欲拔乎流俗者，其毋為積羽之所沈哉。

後辛未十九年正月丙申，粵人謝翱書。

昔子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籀體雜書是賦其後子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祝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驚怖雜喜把玩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世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迺猶賴其猶子子升得不為他姓之所壓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勿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

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足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

北山文集

題跋

三

至於積羽將沉泥塗可拔則晚節窟斥流離之禍早已兆見於斯使當時阿意取容之念一萌於心則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為之拔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而孟子所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庶頑立懦寬鄙敦薄直以百世言之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義獻間潘公希聲行書全傲顏徐迹其辭氣風流尚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齊人而已

至順二年歲陽辛未秋九月十又四日

情昔紹興間國步日云感廟堂倡和議僅保一隅足桓  
宣撫公六載鎮全蜀力爭關外地盡樹漢中粟寬征弛民  
力倉庾富儲蓄謹言抗使君命誓不辱拳葵藿心素  
志在匡復奸臣持國柄忠義遭斥逐傷哉炎洲竄九死墮  
瘴毒繫公未達時有感賦雪竹詞氣何激昂兆見若龜卜  
聞孫念家瓊圖象寫盈軸憶子弱冠初展玩魯三復凌雲  
竟丘墟文脉誰能續君其善寶藏奚啻護珠玉千古一歎  
歎令人仰高躅

至元己丑春予過凌雲山房時浦易方韶父建安謝臯羽  
二先生將遊臥羊山解后凌雲鄭公子有出此卷相與展

土山文集

卷

題跋

四

玩逮今四十又三年矣至順辛未秋因訪拱山坦水間子  
有公仙去已久其猶子、孫、子姝婿也以前輩遺墨數大  
軸見示此其一耳感嘆之餘輒題卷末以歸之

葉謹翁謹識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為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為終  
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  
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々  
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勿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  
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梅雪中云、果踐  
魁名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

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昔

元統乙亥十月甲子吳師道謹識

寄相仲積題

北山先生鄭公雪竹賦并畫卷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  
拈筆間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擾  
攘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凝積  
羽忍不墜狂曾鵝炙求因及螿漿饋離明乃惶々勁節特  
一致秦闕收甲兵蜀閫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  
丁尚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年耄常拭背自應  
北山文集 題跋 五

守遺文重襲在篋笥滿山蒼竹林九木總顛顛因之寄題  
詩為洒懷古淚

浦陽吳萊謹題

植物中唯竹稟貞剛之氣獨多故能凌厲夫霜雪之摧折  
而不易行改度此竹之所以可貴欤以其可貴也是以士  
君子每托之以比德焉北山鄭資政忠愍公未遇之時有  
感於雪竹而為賦之其中含比興之義終始取竹以自喻  
辭氣正毅凜乎莫犯後公出為國家之用以忠義為質特  
立當世為好槍摧壓排抑不撓不隨之死以之質諸賊中  
之詞無少爽也於戲若公之氣節比之於竹殆無愧焉斯

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百世之下。讀公之賦。惕然  
有以自警也。不揆末學。輒敢掛陋書于後者。蓋亦不勝夫  
仰止之私焉爾。

永樂十二年龍集甲午冬十一月朔日庚子里後生杜栢  
敬識

梅花三絕題跋

詩已見集中

陋巷之癯。澤乎道腹。河朔一老。北風愁。天寒憔悴。嗟哉  
三閭。梅有三似。是耶非欤。北山老仙。其梅之徒。作為此詩。  
夫豈厚誣。有之似之。終身之符耳。孫克肖。雋氣蔚扶。寫此  
先什。爛然驪珠。存翁示我。寐醒憤蘊。仰止先哲。拜手敬書。

北山文集

題跋

六

山南劉應龜元益

比梅三絕并序

北山先生鄭公微時所作也。距今幾二百年。一日公玄孫  
足老。道余舊事。知少。為模寫三絕之意。命僧濟澤翁  
作其畫。且請鄉之老成善書者。如葉昌父作楷。潘希聲作  
行。何無適作草。余聖錫作篆。潘仲性作隸。而王會之。徐王  
汝。李聖傳。陳伯修。及僧玠。玉澗輩。為之叙跋。遂成鉅軸。中  
更兵燬。每一追憶。悵恨無已。因誦公所作。屬余為寫一通。  
庶幾猶存焉。爾余亦愀然領其命。時天意欲雪。案有初梅  
着花。即相對磨墨。瀋信紙。捉筆書既。朗吟一二過。信公行

實也。輒賦數語，以想望公之風節云。

陰雲連天漲飛雪，物色蒼茫困摧折。孤根偃蹇不受衰，故  
發冰華自芳潔。畸人出處亦相似，三向花前比君子。但知  
老氣隨名高，不覺炎荒有身死。後來模索謾存古，骨脉猶  
香精靈聚。信哉竒物誰與留，電挾霆威六丁取。當時紀詠  
四五人，于今追憶那得真。公子語我泣如雨，懷新感舊情  
紛紛。吾生自愧不學書，家雞野鷲渾荒蕪。情真語切心已  
領，揮灑橫出從模糊。花開花落還成空，人亡人存俱飄風。  
君不見萬形皆有壞，此理此心終古在。元貞乙未十二  
十有二月四日，明後學陳深書于月泉精舍。

北山文集

題跋

七

元真乙未冬，金華鄭君子有訪余浦陽，一日誦鼻祖榮  
陽公比梅三絕，并叙時月泉主人已為援筆大書，且賦詩  
紀其事。子有復俾余別寫一本，余不識字，詎敢當命，辭不  
獲，并書二絕以謝。

梅花長在美人空，朗詠清吟似見公。自愛孤芳比三子，那  
知出處正相同。

昔人妙墨敵蘭亭，不入昭陵付六丁。蚯蚓欲索殊掣肘，料  
應貽笑北山靈。

僊華山張森敬題

鉄肝迂叟秉剛腸，只有梅花可比方。任意東風染紅紫，自

留冰雪臘前香。

鄭子有常輯北山梅花三比詩。余既為之書。因竊謂梅之晚開者。在正二月間。日和風軟。烟紅霧綠。照映上下。而清香素艷。挺然其中。凌霜傲雪之意。曾未減臘之初也。余以比司馬溫公。官雖至宰輔。自處如寒士。惜北山不及之。遂作一絕補其闕。震翁見而喜之。俾余書此紙云。昔戊子歲七月二十六。潘桂識。

曩余為震翁書

北山三比。謂北山以自况。後人常復以北山比梅。余既比

一暇日。又須作一絕。以頌北山。先書此紙識之。桂又書

北山文集

題跋

八

功名高並蜀山蒼。已矣封川道路長。歲晚凜然何所似。暗香疎影正昏黃。

陳震翁曩令余書

鄭北山三比詩。余續寫比溫公一絕。且云。又將以比北山三載矣。震公今以桂大病稍愈。欲踐之。亟索鄙句。勉成一章云。昔辛卯九月望夜。初鼓書。潘桂仲性甫。

半枝枯瘁剝殘葩。雪虐風饕壓不斜。人道梅花似潘子。如何自不比梅花。

甲午人日書

足老竊聞。先北山梅花三比。既成。常有言曰。三詩鄙甚。

但取類不惡庶幾不致以臍澤汙濁吾梅耳後百數十年不肖耳孫請書

于鄉之輩竹真作楷秋臺作行尚綱作草稹齋作篆觀我作隸澤翁作畫魯齋諸公作跋輔成牛腰子寄藏龍門山中遂于六丁下取隨而入空虛者數十種每一念求未嘗不之以折震翁出示此卷有神物護持令人幾欲抱遺書而感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足老百拜敬題

浩翁賦此君軒以程嬰杵曰夷齊比竹北山鄭先生以二以屈平比梅下上自餘年二老鑒裁如出一律曰竹曰梅北山文集

題跋

九

之如斯王佳翁得寓日焉其幸浮於梅竹哉謹題歲月以識犬德庚子仲春分社日書於小隱空菴題

諱潘桂

北山先生梅花三比之後復以比北山溫公王齋遂有如何自不比梅花之句敬為補亡知空菴者必以余言為然桃李場中幾度春高標元不染芳塵知君惟有適仙鶴終老荒山野水濱

大德壬寅小春既望邵傳孫敬書於楮居

萬物從來各有真彼為草木此為人梅花不啻人間事歲歲年年自在春

李貫題

諸老留題盡可珍，一時巨軸劫灰塵。空菴妙墨猶遺在，千載於今見佖人。

陳夢發題

右梅花三比詩，故四川宣撫北山先生鄭公所作。公在南渡，厄貧不振，而志氣凜冽，故假以自况耳。紹興末年，因忤檜相，流落封州，又如梅花不及移植於何遜之東閣，林逋之孤山，而橫陳於糞壤間，然清香正色，固自不減，祇動識花者之浩歎也。惜未有人以梅比公耳。

丁亥中元後四日後學潘桂書

已歲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若聞梅兄竹其弟攀而語之。

北山文集

題跋

十

曰：吾非凡草木比，或擬人不以其倫。予敢辭弟告之，不知誰可與兄儔也。曰：必如孤竹二子，才可與吾同出處。必徵君處士，方可與吾同氣味。又否則鍊心石腸，風饜雪虐中，彊項不肯屈者，斯分我半席。若夫艷陽天紅，紫場中朝榮華而暮飄風者，非但我不屑，而彼亦自三舍。予拜觀北山翁指頰子清臣，正則三賢為梅花比，作三絕句讀罷，作而嘆曰：無此主人，則無此客。梅花亦須為北山首肯，愚也。一轉為梅花補亡。

歲旃蒙協洽臘月既望稠城老人洪天祐敬書

籬落橫枝素澹，吾儒風饜雪虐。剛烈丈夫，月香水影，獨清

江湖瞻彼北山，有懷林逋，托興方人，萼而有諸，青年處約，癯體德腴，既顯氣節，生死弗渝，晚斥嶺海，汎汎自如，未遇已兆，徵久乃符，詩聲其心，花貌其骨，聲者其精，貌者其粗，百世如在，英爽曷慕，聞者有人，先志昭乎。

元統乙亥季夏一日寶祐丙辰老叟賈復書于菱塘

寓

梅花至清潔實蕪美之木也，精英不問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為用也，見於商書，見詠於召南，夫水

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踰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烏

北山鄭忠愍公未遇時賦梅花三絕，謂其姿色秀潤，獨守

北山文集

卷

題跋

十一

孤寂，有似顏子之甘貧，謂其冒犯霜雪，正色凜然，有似顏平原之不撓，高標真潔，不甘蕪穢，則又有似屈原之孤立也，然則托于梅花，儼夫三賢者，比德之義至當矣。

公

之家，居自幼讀書樂道，素位而行，年踰四十，儼然猶布衣也，及以科第發身，立朝鎮蜀，為時名卿，抗志權奸，不少

屈意，以迎合附麗，卒致誣構，竄逐封川，其節操愈堅，是則

公之出處始終，有似於比梅三絕，無少爽也，托物擬倫，君

子豈偶然哉，於乎，公之忠節直氣，奕奕見諸詩文間，學士

大夫，所當觀感而慕劾者欤，是以公之玄孫足老，命善寫

梅者，作圖于首，復請善書，錄公比梅三絕，并叙于右，裝潢

成卷及今公之後人善保藏之時出而與有共觀亦足以  
作其生氣玩好云乎哉三讀降嘆識而歸之  
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初吉杜桓敬書

三硯記題跋記已見集中

澄泥古硯尤精美未遜馬肝與龍尾呂翁仙去幾百年秘  
法不傳今已矣道人平生手三昧散落世間寧有幾製成  
風字乃絕品首圓質重下留趾行邊文字步身爐補天所憐摩挲冷

面凝青紫爪紋剥落真實在黝然上有玄雲爨坐令焦土  
為至寶不隨草木同銷毀前生未結文字緣天乎謫墮芸

香天背題却無建安字藏歌蓋舞吾所耻當時澤潞限南

北山文集

卷

題跋

十二

北今喜萬方車同執鄭公何憂忻得之武昌曾費百金市  
晚年竟叅林下禪案頭屢滴華嚴水一朝委弃真可惜天  
數離合固其理千枝萬索縻歲月豈期朋舊特分似昔年  
舊物今復見戒爾後人謹緘啟書房夜靜驚不寐恍然紫  
氣射窓几念居未忍遽磨研睨睥令儂淚如洗

昔至大己酉仲冬晦日拜觀北山硯說詩卷後遂賦長  
句書于卷後後學汪遠百拜謹題

先北山風字陶泓失于紹興丁卯得於咸淳壬申喜其亡  
恙出為吾家文字之梓欵元孫足老謹百拜而為之銘

銘曰

呂氏陶泓傳最古從翁旬宣來蜀土不遭秦燬固其所天  
乎璧返珠還浦拂拭再拜覲吾祖摩抄手澤續前緒潤涵  
靈液庸王女風自火出乃能兩

是年十月旦書于結隣之小室

我聞亡硯存心形久後之青氈故物在羨比端溪石大勝  
暑破缸鑄鏡古瓦甃呂仙作陶泓堅緻可行墨臨風寫楚  
騷抄周易日陳素几間事若先友執盥手復研磨此

樂足超逸去來豈無數世事固難必百年韞匱藏我祖時  
而出瞻言四爻中頗覺耆好癖敬仰山齋翁三硯記平昔  
六填銅梁歷之可致詰知以二口字仙乎儼遺跡珍重  
北山文集 卷 題跋 十三  
王潤賢補綴善收拾在之有護持其物元非失公教受  
用文字發祥德玉色配金聲良工陶不得若比鄴臺雀相  
去乃伯什

後一百二十有五年五世孫鄭足老得先高王父宣撫資  
政山齋先生七硯於曾老姑肇慶邢侯家神訶壁返歐陽  
文忠公硯譜所載澤潞萬道人澄泥硯是也滌濯視之硯  
陰刻先翁之字手澤煥然毫篆二方圈玉色金聲青氈舊  
物如誦山谷簡齋詩捧呈秋臺史君大書陶硯銘下贈筆  
力超卓字法道勁如獲少霞長吉銘丙子避兵匱藏土窖  
命髹工製新匣請真空道人繕錄三硯記因寫和醒泉長

韵於其後，足老敬識。

余歸自京師，謁玄默居士于坦溪之上，其從子仲愚出示家藏風字陶硯，乃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者也。本末在公所為三硯記中。按公以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出宣諭川陝，明年五月就命為川陝宣撫副使，至十七年六月罷，證以俱在邊塵間者，首尾六年，與戊辰秋因事遺失之語，則得硯之歲實癸亥，而今作乙亥，其為筆誤無疑。後百二十五年，公之五世孫雙巖居士復得之於邢侯之家，則咸淳八年壬申也。逮今洪武丁巳，又二百二十二年矣。仲愚視阜之復，秀實之笏，寶而藏之，罔敢失墜，雖有好之者，北山文集

卷

題跋

十四

易之以明月夜光，勿與易也。昔人有云：懸千金與硯而聘夫學士大夫，彼必將辭金而受硯。是硯為文房之寶，明矣。硯為文房之寶，苟名學士大夫於九天之下，硯且猶貴重之，而况鄭氏家藏先祖之硯，氏名猶存，手澤未泯，然則為子孫者其貴之重之，又當何如，宜乎仲愚之寶藏也。仲愚上距忠愍公七世，距居士君二世，以詩書傳業，而又能守其故廬，保其器物，世澤之滋，亦可槩見矣。高門大閭，無非故家右族，世變之薦更，宗祧之不能守，矧望寶有其先世舊物，而尚論其世如鄭氏者乎。此余觀此硯，不惟有以窺公之風烈，而且喜公之有後。

洪武十年夏四月二日眉山蘓伯衡書

鄭忠愍公之九世孫杰子虞氏乃蘓太史稱仲愚者是也  
一日為予出其家之所藏先世陶硯并公所為硯記古今  
諸作題識備悉余得而觀之不惟知硯之美可敬可愛而  
於公之志節雖歷顯微而不忘乎筆硯之好者抑可見也  
且公之少年侍父宦歸而貧無一硯以資其學至研堅木  
以為書則公之所守固有所自矣及公既貴任歷外藩而  
至於耆耄之歲雖所用之硯屢得屢失而訖不能忘情於  
文字之間及至晚年得硯玉斗而特誓以疏易寫經不許  
他用於此見公之所以貴重乎硯者至老而不衰惜乎玉  
斗今不復存而所謂陶硯者以公之文考之則於桂陽遷  
謫之際已失之矣及公之後裔雙巖翁乃始購而得之故  
里邢侯之家其地里歲時相去之遠盖有不可知者姑實  
勿論也但推公之所嗜而其子孫又能寶公之文與公之  
玩而藏之則凡所以繼公之學而發泄乎公之事業者將  
必能用公之硯而垂之無窮不徒愛玩之而已也然則公  
雖沒世其德澤之在於人在於子孫者千載猶一日今古  
猶一時耳嗚呼其引長乎哉

洪武己未正月羊日里人葉國識

音檢

咸淳壬申雙巖鄭居士復得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

風字陶硯，陰刻公之字，蓋公親筆云。雙岩視之，不啻得  
弘璧大圭也。乃裝潢一卷，請鄉先達潘公桂書。公三硯記  
于首，復自撰銘賦詩記其復硯歲月于後。其實之愛之尊  
之重之為何如哉。洪武丁巳，眉山蘓公平仲為題識之。是  
年去咸淳壬申實一百六年。蘓公書為百二十二年者，一  
時逆推之誤耳。逮今永樂一百四十三年，上距紹興癸亥  
公得硯之日，則二百七十一年矣。公之八世孫履直相傳  
藏弄。謹一日，遺其子煥，持此卷并硯相示，俾桓識之。按  
公登紹興壬子甲科，進士策授温州判官，辛酉以資政殿  
學士宣撫川陝，其立朝大節，治蜀功業，鏗鏘炳煥，皆非常  
人所能及者。卒以剛正忤奸檜，謫居封川，材不獲盡展，而  
竟存志以沒，惜哉。今公之後嗣皆能敬承公之餘緒，而寶  
有文獻之傳，罔敢失墜。况公之故物有若斯硯焉者，名字  
具在，氣澤斯存，其可不知寶愛尊貴而藏之者乎。雖然，公  
之所以不朽者，固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  
係焉。斯所謂物因人而重者也。桓竊觀斯硯，三復記文，慨  
想風烈，令人欽椎起敬不已。敬識而歸之。

是年冬十一月望日里後學杜桓書

題跋忠愍公送孀邢得昭歸婺女詩後

健將皆降將，今時異昔時。任渠天柱折，好在北山碑。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為編修官密院戊午夏又同考核省  
闈給事欲屈無提之與下拜公與銓力爭不可言頗訐  
上大震怒禍將不測公與諫議大夫李誼等夜半引救  
上賜可銓得釋謫監廣州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檜遂改除  
僉書福唐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  
投嶺表己巳春新州守張棣承廣帥王鈇風旨劾奏銓移  
吉陽未幾亦自四川被謫徙封州亦坐鈇之譖也乙亥夏  
一病不起銓方拘島上愧不能效栞布云敵習收葬之義  
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徙衡戊寅冬公之婿邢晦  
罷官道雁城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屬有悼亡之憾  
北山文集 題跋 十七

輒書楚詞于後蓋上以為天子慟而下以哭其私也詞曰  
閻康鄒登庸兮黃鍾 却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謂斯  
文之不遭兮莫知我悲恭覽遺墨兮風雅具體彼羊質蒙  
鼻比兮其顛有泚

廬陵胡銓書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策以文林郎為煥官予  
慰薦之未幾改秩為 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為從  
臣 上益知其賢遂宣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  
其禍終之乙亥冬十一月害公者既殂 上知其寃將復

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柳公之婿義柳司戶  
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悽然因書其後云

紹興丙子仲冬晦日上虞李光題

胡謫亦由廣帥李還不出柳陽相慨冰清在紙至今遺墨  
猶香

契家孫潘寔孫敬題

北山先生此詩有胡李二公跋尾後學不容復措薛桂三  
讀而嘆曰吳子野訪東坡于惠州交遊之誼也黃元明訪  
山谷于宜州兄弟之誼也邢德昭訪北山於封州翁婿之  
誼也此詩句法精鍊字畫嚴整了無遷謫哀墜之氣不減  
北山文集

題跋

十八

蘓黃第二聯尤工蓋胡李二公未發者故敢及之

乙酉臘月望里後學潘桂敬書

萬里問安婿之誼也一詩惜別翁之情也千載之下凜  
有生氣者胡李二公之跋也子有其善保之哉

學後劉庭芝拜手敬書

路八千來婿亦難相看冰玉問平安剪燈夜話思全蜀五  
十四州天上寬

永嘉曹魯孫書

玉潔冰清五十六北山草木亦含芳自如胡李堪同傳璧  
合珠聯有耿光

中軍歎韓甥去，潮州喜湘姪來。欲識邢郎高誼，但看鄭老  
餞詩。

小人護局可畏，君子得與常遲。老秦歿已一歲，胡李方始  
量移。

準用於丁頊後，確亡在京死前。惜是蒼生無福，北山不待  
降乾。

仲方主和忝祖，知孝朋奸辱先。却是北山有後，可軒論奏  
凜然。

徐木潤

北山文集

題跋

十九

北山先生鄭公送其婿邢德昭詩，蓋謫居封川時也。賊檜  
忌公為甚，而害公為深。摧以重劾，羅以大獄。子有柳州之  
窟，而將吏賓客無一免者。紹興己巳，公赴謫所。趙成之  
徒，又從而逼辱之。德昭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萬里跋  
涉，訪問安否。公賦詩餞別，方且雍容莊重，不撓不挫，沛然  
若無事時。非易所謂澤威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者乎。  
世徒以能推公者，殆見其淺耳。乙亥夏，公在封州捐館。而  
是冬檜亦殂，利害禍福，蕩為太空。而是非榮辱，悉返其正。  
但恨不見其秦先亡耳。夫生也晚，近遊金陵，後公且百餘  
年矣。見有過檜之墟墓者，無不肯裂髮衝墓側，有小碑數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卷之勅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勅左文林郎鄭剛中

朕以干戈未戢念斯民之沾危思以實惠被之而拊字之  
吏或徇虛名未能悉副 朕意夙宵與悼爾召自踈遠賜  
對便朝占語詳明首及貴實之政良中時病非曉寔治體  
能若是乎其畧銓格特易官聯祗服厥職更竝甄擢可特  
授左宣義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填見闕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北山文集

卷之勅 勅跋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忠愍公樞密編修跋

拱坦鄭君周裝潢其先世忠愍公

誥文成卷持以示桓且請題識其後桓生乎公之鄉不勝  
夫高山仰止之思今幸獲掛名於誥文之末乃不復以晚  
陋辭謹按公以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温州軍事判官六  
年十一月召入特授樞密院編修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  
其云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晁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浚晁乃趙忠簡公晁也浚乃張忠獻公  
浚也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忠獻並相之日為盛

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矣。復次第奏行之，一時得人，號為小元祐。公被此誥之日，政二公並相之時也。今觀誥中有召自踈遠之詞，愚意公在踈遠獲召者，此亦出於二公之所薦耶？不然，公在踈遠則高宗何自而知之？然而二公之勦力王室，收用人才，以圖恢復中原，此其素志也。惜乎議論不合，忠簡先求罷去，而忠獻獨在相位，邪正雜揉，未幾秦檜秉政，倡主和議，而中興之業不振矣。公當是時，其能無憾乎？後公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陝，大著政績，竟以剛忤檜，為檜所擠，謫居封州，以沒。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此誥去今二百七十八年，中更变故，

北山文集

卷之勅 勅跋

二

靡所不有，而周猶克謹藏而傳之，豈非賢哉？周字履直，公十一世孫也。以諒直見稱鄉里，蓋亦得公家傳之懿者欤。永樂十一年冬十一月朔日杜桓識。

勅議官鄭剛中考功為南宮清曹自漢魏以來率選人物第一流為之，以重其選。以爾剛中文雅自將，介然有守，文昌望即肆以命汝，往服徽寵，以報知遇，可特授依前左宣議，却守尚書考功員外郎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八年五月九日下

歷觀忠愍公前後 誥勅存者僅五道，自紹興六年，乃勅賜左宣議，即充樞密院編修，紹興八年。

勅賜依前宣議守尚書考功員外郎紹興十年勅賜  
持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紹興十一年勅賜  
依前左奉議郎充實文閣學士樞密都承旨詳定  
一司勅令至隆興二年勅誥追復資政殿學士贈  
左太中大夫前勅四道皆有先名賢跋其後以表後世  
頌功稱德之忱若吳沉宋濂潘震孫杜桓是也獨紹興  
八年勅尚書考功郎一道無跋紹興九年勅除宗  
正少卿秘書監十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十三年進伯爵  
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轉朝奉大夫進爵侯  
九五道勅跋俱無嗟乎跋亡而勅存後之人猶可  
識其行能勞績之著至於跋亡而勅存後之人猶可  
之節烈多所湮沒不亦深可慨哉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秋同里後學曹定遠謹識

勅難進者士之操故侍從不以次升易失者時之幾故考  
課由於歲會若時明陟用書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

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賜紫金魚袋鄭剛中蚤以文名繼

北山文集

卷之勅 勅跋

三

繇才顯擢副端於柏寺藹著直聲聯卿貳於春官雅推清  
望肆稽官簿宜進文階是為厲世之公式謹校年之令益  
勤獻紉以稱恩休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權尚書禮部侍  
郎兼詳定一司

勅令特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奉

旨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

跋禮部侍郎誥

右誥文一道宋鄭忠愍公為權禮部侍郎日所受也公紹  
興二年進士初調温州事判官用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

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不可信擢尚書考功員外郎監察御史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胡銓上書欲斬秦檜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入諫銓得編置又奏曾開不當罷施庭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穆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樓昭出諭京陝充叅謀還除權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此誥則為進文階封國邑而降也是後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進學士出為川陝宣諭使與金人議畫地界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公在蜀制驕將抗黠開營田北山文集

卷之勅勅發

四

足軍食當時有伏熊臨西之稱屢忤秦檜意遂斥逐以卒檜死始復官贈謚前後所被誥文兩易世後散亡殆盡今其裔孫謚所藏止此一通而已謚出以示沉因為考公歷任之大槩書之如右以見公平生仕宦終始不幸而皆在奸人之秉鈞當軸之際始雖不能察公不用而終為其所忌害意使忠賢之志卒不獲伸豈不深可慨哉

洪武五年歲在壬子九月己巳里後學吳沉謹識

右忠愍鄭公改官誥文一通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也時金歸侵疆公為宣諭司叅謀官及還故有是命所謂副柏寺公嘗為殿中侍御史曰卿貳春官則以侍郎而居儀

曹也，未幾出為川陝宣諭使，尋以使分畫陝西地界，金陵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得階成岷等六州，公力爭不從。又欲於大散關立界，公亦堅不從。當時中外莫不倚公為重。繼除四川宣撫副使，公之治蜀，竄多方略，如移司利州，省費百萬，請減成都對糧，而於階成二州，營田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也。如分三路，命三將，吳璘、楊政、郭浩之輩，俱公方威震巴蜀，奈何秉鈞者，奸臣熇孽，始以才而薦公，終以才而忌公，巧計貶謫，屢易其地，卒致費志以沒於戲。柔佞易制，善於趨附，若韓肖胄、樓炤、范同之流，拔之冗散，遽躋政地，而公之及於禔也，宜矣。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言，公比山文集

卷之勅 勅跋

五

之自信已確，公雖云亡，又何憾焉。裔孫謚出示此誥，因汝公被命浚，歷官布政之大槩，濤之所知者，庸以附見焉。昭陽赤奮若二月初吉，里後學麋溪鄭濤謹題。

忠愍公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

勅觀象斗樞風重本兵之地，密承帝命，尤嚴分職之司。遴擇通材，寵頒畫贊。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荊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紱金魚袋，鄭剛中、閻學淵、博器、識、恢、宏、蚤被簡命，及時顯仕，柏臺芸省，茂著大聲，酸憲部秩，閣深資於明練，屬邊陲之未靖，方盪伐之是圖，比命虎臣，列君宥府，肆求髦士，式佐籌帷，其陞延

閣之華資往贊機廷之密務願論思獻納久已鑿於忠嘉而制勝折衝尚有勤於裨益體予訓告母怠 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封賜如故奉

旨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一年五月九日

北山公 勅賜尚書禮部侍郎即奉 命往贊樓公炤宣撫機務也公之問學器識既已深被 思陵之眷而運籌措置更仰體夫付托之心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者蓋于公見之矣乃未展宿抱而斥逐以沒惜哉

北山文集

卷之勅 勅跋

六

里後學潘霆孫謹跋

勅朕於肆大眚之朝思我疇昔禁近之臣或才德之富或辭藻之勝各用所長同為國華而醜正寔繁為所隘罔朕未克省死於遷所以莫克與今日曠蕩一洗之恩可悲也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封川安置鄭剛中術業敏邵問學該洽中外更訖所至飛譽多言可畏朕不得赦才難之歎今古所共朕方欲復用汝而汝不獲事朕矣以朕追命之渥將無窮之意九原有知嘉服無怠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

前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臣鄭良嗣故父鄭剛中復職

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葉顥等言謹以申聞謹奏告  
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討秦被  
肯如右符到奉行

隆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下詔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贑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  
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  
月六日乃誥下之時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  
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奸諸先正已  
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北山文集

卷之勅勅跋

七

里後學宋濂謹題

北山文集卷勅跋終

頤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葉顥等言謹以申聞謹奏告  
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討秦被  
肯如右符到奉行

鄭忠愍公北山集卷誌銘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試秘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太子

侍讀何耕撰

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間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上接士大夫辨其賢不肖而採用其長下撫五十六州之民無有怨恚皆便安之道路歌謡如出一口故相秦檜忌其能誣致

北山文集

誌銘

其罪置獄遣酷吏鍛鍊之竟竄嶺外以沒縉紳憤歎而蜀人思之至今檜死朝廷知其寃追復元官職其孤良嗣以二十四年十月五日始克葬公於東陽鄉招福之原後二十七年良嗣以書抵耕曰先公名節在朝勲績在蜀子蜀人蓋知先公之詳者乃今墓道之碑未立子其圖之耕以不能文辭不獲命則退考其家傳而次第其本末云公諱剛中字亨仲其先閩人五代末避亂浙東散居婺之金華與衢之西安金華之祖百藥生三子克從克允克明克從之子詳仕至中散大夫公克允之曾孫也大父諮累貢禮部不第父卞亦八上晚用累舉恩調醴陵令致仕終於

承事郎以公貴累贈中奉大夫公自幼秀穎嗜讀書不肯  
逐群兒嬉聚既長容貌偉然器度磊落博聞彊識詞采煥  
發丁中奉公憂家徒四壁立毋盛氏夫人賢而嚴為躬桑  
芋以濟其須公亦感激奮厲益用力於學與群進士試有  
司必居首選如是者數矣至春官輒不利繼丁母夫人憂  
公年亦駸々四十單瓢屢空而氣終不少挫識者期其遠  
到紹興二年廷對擢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  
温州軍事判官溫名郡太守率用顯人每與公商疑事決  
滯獄輒中理郡政一以付公會歲旱荒公徒行閭巷間籍  
餓民窮日夜不倦或欲責富民出米以給公曰固也然行  
北山文集

志銘

二

之無法則游手徃々脅持譟競及以生事不若歛富民米  
償以常平錢官自給之用公策全活甚衆貧富皆賴焉六  
年召赴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刑定官賜  
對便殿所陳皆當世要務光堯深器之改宣義郎除樞  
密院編修官七年蒞權太常博士將有事於明堂前一日  
當享太廟或謂方行徽宗三年之喪未宜以吉禮見宗  
廟公獻議曰陛下以萬機之繁奪罔極之哀坐朝起居  
如平時矣方將親御戎輅以圖恢復何獨至於見宗廟而  
曰未可三年之喪陛下行之內庭不以為朝禫之禮也  
景德間明德太后之喪未嘗廢享臣以為當如故事從之

八年義謹尚書右司員外郎嘗因 面對奏曰寬仁者人

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今有司皆不肯任怨苛察之聲

漸歸諸上姑息之恩各歛諸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

帝嘉納之時 大駕自建康將移臨安公又奏曰使朝廷

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可以驅三

軍於水火孰謂舍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使開防失計外侮

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即東南臨安庸足恃乎臣願 陛下

既遷之後勿以為安上下一心不置中原於度外乃可不

然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詞肯剴切聞者悚然會大臣主

和議金使在廷中外疑懼又奏曰大方鬻人豈有無因而

北山六集

自己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舍之今敵人一旦欲與我和

還我已失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不可信也然彼開我以

好言示我以善意亦何辭而峻絕之乎正當虛心守以中

正至當之道而已除尚書考功員外郎號能舉職除監察

御史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大抵

以尊主威察敵情為本語皆驚人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

書言不當與金和 歷詆建議者至欲斬秦檜 帝怒罪將

不測而銓母老甚人莫敢言公力為申救禮部侍郎曾開

亦以異議罷去奏曰方今金使速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

之心覘夜悖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衆智交陳群策並入

其區々之心，豈有他意。願陛下優容之，其愛護善類如此。九年，除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金人歸我中原故地，樞密樓公絕江踰淮，道京入洛，以至閔陝，其所經歷，存問故老，褒表忠義，與夫敵情曲折，山川形要，悉以上聞。童奏一出，公手歸朝，又面奏保京陝之策，尋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十年，轉奉議郎，以明堂恩封滎陽縣開國男。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奉上天皇后冊寶。宰臣當攝太尉行事，公謂太尉秦官，不雅馴，宜改為少師。至論獄事，反復精密，必歸於無冤。而後已。十一年，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人叛盟，朝廷將

北山文集

誌銘

四

川兵，公奏曰：陛下震發沉潛，布昭聖武，檄書一行，萬物吐氣，然黠敵多計，善為妖祥，稍覺失利，便以甘言相怵。陛下能持斷然之意否乎？已而果再與金和。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握兵於外，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公為宰相，言曰：此策信美矣，然利害得失，常相倚伏。遇事更變，則激而復起。當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因畫七事，皆施行之。進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陝宣諭使，且與金人分畫西北地界。金遣於陵贊謨、孟浩二人至境，必欲得鐵山，公問之，習邊事者皆曰：無鐵山，則無蜀矣。公與反復論辨，卒屈之。又得商州、秦州地十之四五，凡可以平蕪全蜀者。

皆在焉。始公將越境與比官議事，父老數百遮馬前諫曰：引之入乃萬全，今往就之得無意外慮邪？公曰：吾計之審矣，引之入，彼坐於吾家而不去，執之則為國生事，縱之則重傷國威，固莫若出也。縱有他，不過殺一使者耳。衆歎曰：公勇過賁育矣。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後去陝字，專領四川云。轉朝奉郎。過太母回壘，恩轉朝散郎。進爵子。十三年，磨勘轉朝請郎。過如恩，進爵伯。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除朝奉大夫。過如恩，進爵郡侯。公自議畫界時，固已聳動群聽，逮專閫寄，號令肅然，旌旗為之改色。邊軍十萬，衆皆西人，勁悍吳璘、楊政、郭浩，俱為都統制。分

領之權勢相引，而政尤黠。公嘗欲移屯一軍，政意不欲，謂公曰：公必欲移此軍，奈楊政不肯何？公正色折之曰：某蒙主上委寄，偶與諸君相隨，君欲以身試法邪？政恐懼下階推謝。公命之坐，曰：君能知過甚善。吾胸中即快然矣。自是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訖公之去，不敢禁。公持紀律嚴，而濟之以恩，事細大必察，而行之以簡。推誠盡公，人人說服，不獨畏其威而已。蜀自軍興以來，橫斂百出，民不聊生。講和之後，當有以休息之，而供億不少，損公每慮一旦有警，誅求無藝，民益不堪。於是畢精極思，求兵民可以兩足者，而力行之。首奏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

嘗於治所築亭榜以思耕而為之記其畧曰嘉陵江水之險以難名者殆百米舟相衝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今塞卒十萬皆橐弓卷甲而卧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闕外率以平歲計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度足支五歲則可以請於天子時貸農租矣然公行之皆有條序課之以程分之以利勤者必賞怠者必罰愈久而愈信故軍樂從訖有成效蜀有紙幣慮無錢以權之公請益昌置監鑄小鐵錢至今通行凡六年間為民減科數至七百萬緡而備邊金穀亦數千萬計蜀人方倚以為長城而奇禍作矣十九年以秦事出蜀至武昌有 旨罷

北山文集

志略

六

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興獄于九江連逮甚眾次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 朝廷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初檜使人諭公以金三萬兩進公嘆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今日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卒不進檜已不說會金人欲取燕北人之正我者公每下為檜言不可遣而檜悉遣之蜀間有義勝一 其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梟勇亦在遣中以此自危相結謀叛事覺公察其情雖可矜而縱之必生患乃先斬以聞檜滋不說積前後忿怒且知公材器決不為己下遂極力撻之公至封處之怡

然窮大易六十四卦之旨而為之說，手寫葉嚴經，閒以詩文自娛，留封六年，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詞色。俄寢疾，索紙筆書兩頌，儵然而逝。實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也。公蓋以是日生，其始終之際亦異哉。享年六十有七，未幾復官職，後以良嗣遇，郊恩，贈宣奉大夫，公娶石氏，累贈永寧郡太夫人，有賢行，始能安公之貧，中能相公以富貴，末能經紀其患難，方禍之作，良嗣亦就逮，謫柳州，夫人往來封柳，間調護甚至。公死，獨任後事，以喪歸葬，皆夫人力也。後公三十四年卒，公二男子，良顯早卒，次即良嗣，今為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二女子，長適

北山文集

誌銘

七

新權知柳州邢晦，次適故吏部侍郎章服，孫男女一十一人，男曰樞孫，宣教郎，曰莊孫，承事郎，曰正孫，通仕郎，曰季孫，將仕郎，女適迪功郎詹密，進士俞恪，將仕郎李耆徽，進士蔣慶和，餘在室，曾孫男女亦一十一人，男曰伯衍，將仕郎，伯謙，伯源，舉進士，餘皆幼，公平生著文甚多，遭禍散落，所傳於世者，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專音五卷，良嗣訪尋未已也。公天資夙傑，而養之者厚，發為文章，渾々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間世異人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畧，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

為時情而不獨為公惜也然彼陷之者能厄其身而不能  
掩其名能屈之於一時乃所以伸之於萬代異時權位烜  
赫可以生殺人者今皆與草木俱腐人至羞稱之而聞公  
之風者歛枉敬慕不敢少貶焉其所得不既多矣乎歲丁  
卯耕以進士赴類省試于益昌適遇公行嘗為三百許言  
以送公至以諸葛武侯常南康為公比而論者不以為過  
此益非耕之言也蜀父老之言也銘曰

維古聖賢

養氣浩然

自孟軻沒

益失其傳

士緩厥中

見利則遷

或少沮之

惴慄以顛

英々鄭公

才雄氣全

其峻如山

其沉如淵

北山文集

志銘

虛明內融

果銳直前

入為名卿

論事回天

出總元戎

于蕃于宣

帝惠西人

命公撫邊

公既厥心

振弊舉偏

悍將挫氣

疲吐息有

迺實迺倉

迺營迺田

孰頌孰呻

橫賦汝獨

孰蠹賊汝

以鉏以鑿

西人愛之

語必曲拳

彼相何人

醜正怙權

橫加詆誣

寃行逮連

投之瘴海

塊處拘擣

公一若飴

抗節益堅

百世望軻

蓋庶幾焉

雲際天開

白壁洗滌

尊官顯名

追禁九泉

巋然其邱

東陽之阡

其不泯者

何千萬年

良嗣求何秘監作墓誌銘書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與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罔齋志而沒歿之後，或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降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而恨雖九泉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瀝懇於閣下，惟閣下一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

北山文集

誌銘

九

君愛民竭忠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請死嶺表。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為之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出棺未熄，不肖孤僅能叙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屏遊四方，覩得伸於知己，以為不朽之託，而歲復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溢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一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閣下，亦切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為西南之人傑，揚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所矜式，而畧無異議，則今之所謂

大賢可歸以公論者捨閣下其誰也我 先君子守蜀之  
狀閣下既知之矣當 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  
率俊造數千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  
於諸葛武侯常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  
十有二年閣下袞々登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  
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  
先君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  
可訴以至情者捨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  
焉則是 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

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叙每掩卷太息曰使我 先君子

北山文集

誌銘

十

而過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  
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 公則朽腐而已  
耳豈能流芳於後世耶嗚呼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  
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  
間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審也  
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悉聞昌黎公又曰兩家子  
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 後之無所辨明也而  
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旁問焉此非加於前人一  
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  
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覽于執事者儻不擯拒為

一肆筆勒為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為德可以淺深計耶？輕瀆嚴重，狀紙震越。

跋

北山先生功烈在蜀，孔明之後一人而已。何道夫蜀人也，故述其事為詳，文亦鋪叙首尾有法。若先生曲酬泛應，達權通變，允寓之樽俎翰墨，談笑間至今縉紳常布流傳，以為故實者，亦不能備載，蓋其體然也。嗚呼！先生不可見已，見是文亦足以知先生之大槩矣。秋臺翁書。此時甚得意，未久與宇宙同變，街恨而歿，觀此令人遠想，悵然短氣。

北山文集

誌銘

十一

後學潘桂拜手謹跋

初心直欲復闕河，保蜀功勞不自多。諸葛大名垂宇宙，北山千古共巍峩。

後學徐六潤書

秋臺翁生於嘉定戊辰，書此時六十一，風致不減，率更醴泉銘始欲命琢玉李琰摹刻嘉禾，而流落頽墮，負其初志。忽三十有七年矣，歲月不堪把玩，能撫遺編而流清涕，天其嘉相之。

玄孫足老百拜謹識

大德乙巳秋

甲戌乙亥間師道杜門深居，日無所為，則取家所藏鄉先

正遺文逸事哀集之諸燕名徵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間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尚恨

未見全集及銘誌之屬諱謹翁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

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唯吾

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畧則忠簡宗公文學氣

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圍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

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

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

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邦後生小

子仰之猶足矯然有立也師道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

北山文集

誌銘

十一

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感槩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麗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因識歲月其後

元統三年十月下元日里先生吳師道謹書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志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

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蜀之事為悉而公行能

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

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閬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

法所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

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缺錢七百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鐵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閩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溪陰，楊襄毅北山文集

之乃諭禮部令奏但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  
錢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名為倉部郎累遷祭酒鄉人趙  
溫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為所引  
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滌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  
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  
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為之就可為之哉公之  
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  
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  
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  
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  
夫以惇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  
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  
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  
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請其極善用筆至  
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也亦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  
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南渡無宗老東陽有鄭公飛騰年小早恢復志誰同察小  
當朝議堂小治蜀功權奸何見忌小上道自多窮瘡海無消  
息先天悟始終文章愁電速臆魁喜才雄身後名尤盛生  
翁爵已崇子能傳孝友天亦佑公忠侍讀銘詞古秋臺字

畫工兵前撫遺事短髮樹秋風至正戊戌中秋括蒼林彬  
祖書

伯衡竊聞公之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  
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  
欲請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  
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  
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  
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  
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  
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  
北山文集

誌銘

十五

謀於王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  
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群  
梟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武起久廢又引公  
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

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立從古則然豈惟公乎且  
公帥蜀六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  
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  
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  
偶觀墓銘文輒就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著群枉害  
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慨也洪武四年夏四

月十日史官眉山蔣伯衡書

北山鄭公之勳業行實著之於銘見之於群公之題贊亦既顯白而無事乎勦說而重述也獨恨公以剛正磊落大有為之才適丁災運之中裂陽明之氣剝陰濁之祲盛遂使剛正之士沮抑不振邪暗之黨迭肆姦謀卒至亡國而後已故公之構禍雖曰人為夫亦氣運之致然於第有國有家者不當以氣運護惟當盡力於人事以斡旋拯救爾此志士仁人之心也然君子雖厄於一疇而生氣之不撓則彌遠彌光小人雖得志於當世而唾罵於千載則無人不然則作德作偽之效有識之士所以幸為此而不為彼

北山文集

誌銘

十六

也是故士大夫讀公之銘第當取公之志行為法以益自砥礪監彼之奸黨為戒而深用警省則公雖沒亦足為世風教之助此紀述者之本意也故予讀公之銘不服他及輒申此於群言之左庶後之覽者同一勸戒不為無用之空言云爾

洪武六年三月望前一日金華晚生范祖幹識

古之忠臣正士其氣量才識有過人者其立言志行不以權貴所壓而沮其志不以橫流所加而改其節其守之也堅其養之也有素固不由學問之精而荒諸事業者然也愚伏讀鄭忠愍公墓誌銘有以見其人焉公自紹興登

科第繇永嘉判官。歷仕至資政殿學士。改其顛末。德行勳業。赫赫著顯。固可殫紀。觀其在朝。奏議委曲。有回天之力。抗疏剴切。恢復中原之志。人莫敢者。而公力言之。非其才識之明。其能然乎。及其總戎于外。審山川之形勢。以察敵情。伏公忠之大義。以服悍將。上宣主威。下蕩民瘼。奈何以直道事人。卒忤時相。罹斥瘴海。死而無悔。豈非氣量宏偉。其能然乎。此雖一時之不幸。然流芳汗竹。則又萬世之幸也。視公之沒。猶不沒也。矧其餘慶。流于奕葉。愈久而彌光。其亦天定。亦能勝人之報也。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中秋日。金華晚學生游道存謹識。

北山文集

誌銘

十七

宋之南渡。國勢不競。實由奸檜操秉鈞軸。專政誤主。是以有志恢復中原之士。輒忌嫉之。不遠斥。則死。卒不獲伸其志。若北山忠愍鄭公其人也。公忠義大節。著于朝。其治西蜀。政尤焯著。終始以不附口議。松遂致竄逐。封川以沒於乎。奸檜當國之日。勢位赫奕。威燭足以死生人。公固莫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英。遺烈有如景星慶雲之昭晰于天。見公之名。皆欽衽起。而莫敢褻視。彼檜翅蠖蠓之微。犬彘之穢。見其名。輒唾之。善惡之在人心。判若黑白。如此。則夫人之於忠義。又何憚而不為哉。今奸檜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公之後人。皆循。雅飭。有

士君子之行，然則公之志雖不得伸於當時，而德誣被于後世者，不既厚乎？桓拜觀墓銘敬書于後而歸之。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里後學杜桓敬書

可友事記題後記見集中

即君坐窮交結却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  
歸人迹取有為西山當意後竹綠可望不可及春  
子敬辭梓高

子敬辭梓高

相照愛令經子對

北山文集卷

北山文集

誌銘

十八

蜀政尤焯著終始

公乎奸捨當國之日勢位赫天威而足於死生人公同其

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政以遠烈有如景星慶雲之

昭爛于天見公之名皆欽任起世而莫敢廢也彼會相

之微大彙之微見其名單於學林耐於書

多世皆不認學母味取勝蓋論於書于後也

士君子之行論公之志雖不得伸於當時而德誣被于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可友亭記題跋 記見集中

鄭君坐窮交結柳窮不去無朋長獨立老大荒村住荒村  
掃人迹取有為西山當應愛竹標可望不可扳牽蘿架風  
亭截薛揖高調修簷入危碧阮眼坐相照嗟今輕薄子對  
面生九疑寧如友真山真嶺終無移憐君意迢迢媿我勞  
勿未共結交心謾負心脾骨

香溪范浚茂明

北山文集

記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於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  
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菘芋後則梅柟松栢  
黃楊篔簹小徑迂曲與永茂亭通太夫人立棲真之隴  
也布衣時每汛掃永慕徘徊元夕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  
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忘  
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懷中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  
之士以詩相賁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  
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予餘志近聞義  
學以下世子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

君之嘆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  
慰

剛中自跋

述 先志因 祖墓為宅一區適與亭相逼不得已撤而  
圖之於是別築於溪岸去舊址踰十步亭稍增廣而山愈  
近迺董沐書記跋于壁庶幾朝夕對山如 先君在焉嗟  
乎士之擇友尚矣前未見定交於山者寧不以樂華之謗  
張陳之爭浸以成風未易責之於人耶當 先君之仕也  
位望不為不高事任不為不重而無一煩吏舊山之好後  
雖終不復見計其無所愧負之心自相與忘言復可友之  
北山文集

記跋

二

故乎讒之為德厚也 先君覽之喜拊良嗣曰詞固鄙陋  
而所賦者則吾心也是歲秋以忤權臣被 旨出蜀下峽  
中流頓瞻列岫感而笑曰吾其得若哉 云來登可友即  
故山以契神交而樂天年雖 聞竹簾之下無欠奚金闕  
銀宮之獨仙豈世之所謂友耶良嗣愚不肖獨於父執知  
所欽慕久矣禍難而來思欲托 孤下梁松之拜亦  
久矣今將捨巨源馬於生死之外 自茲以往名與山俱  
立可與配天地而存意是友也如 卞七豈足以喪吾存  
慮不獲此身俄而責居桂陽尋移竟陵又移封川良嗣亦  
竄于柳封柳幸時相聞癸酉冬 先君於家問中錄所作

可友亭記跋付良嗣曰吾與吾友殆永訣矣他日汝以此  
文示之母忽追甲戌夏先君果逝矣嗚呼斯言可忘哉  
越乙亥援而效之西山以期不朽於此亭也其敢以易心  
處之輒叙始末以貽厥後紹興辛巳三月朔良嗣百拜謹  
識

之奚

德有號可軒先生終於廣陵帥外府鄉子有之曾王父  
也先是子有既請遜潭佇蘭二翁書北山先生可友

亭記及默成先生諸公詩至是復命余書其可軒先生  
續記余數世後通家子姓當執筆研役固不敢辭特記  
中玉名數四雖虛左畫亦犯大不敬也子有非其人不

北山文集

記跋

三

屬于是乎書後二翁書後二年暢月通家子孫王進

思記

北山先生可友亭帖

答滯叢榮

窮居村落坐廢時序疎遠執事惟日嗟思春雨漸寒尊

候動止萬福比叔愚送到二月書捧讀感媿書藁叔愚強

取去不為有玷清目區區之意初欲一鳴後見時政施行

自有次序不容更以春蟲之聲煩聒天地遂收藏不敢出

籠借之譽非敢當也鄉里今年以竊發頗聞司諫移害

就利常有裨於太守信仁人之言哉比於園中創小亭名

可友今以小記奉呈暇日能為一詩光之否時危此身尤

覺如影泡一室猶傳舍願方為安居計者此亦一日非葦

之意也福慶之約憲使堂偕行難以趨詣不爾則同叔愚  
自山間遙道可以一日之款區々奉狀希謝

荅石季平

正初留寓門下甚久值軒蓋展親遂安不獲聞教被帖承  
還第之餘履茲春序尊候萬福蒙惠可友亭詩字々高妙  
不勝珍感近潘子賤范茂明惠到兩篇甚佳忽々未暇錄  
呈也小亭殊陋而留語者皆高人大筆第恐從今爽氣不  
在西山矣感刻之情非面不既上寢希列萬一

子有既屬余書可友亭續記又令書此二帖觀其辭氣  
雖其錄副以藏亦覺于將莫邪上貫日月矧親撰杖履

北山文集

記跋

四

而侍函大乎嗚呼已矣

進思二十題

鄭子有示 先北山先生可友亭記及成香溪二老  
詩府卿續記并二帖皆近時前輩錄本欲得跋尾後學  
潘桂輒題贊曰

西山突兀名曰四尖先生對之朝氣爽然匪惟山爽先生  
高朗亭址雖移精神可想匪山又友山有朋義榮茂明  
未進來登模寫有詩紀載有記爰令男善述善繼物換  
星移無異昔時嗚呼子有勿替引之

時丁亥仲秋庚申日書桂生於寶慶乙酉今年六十三

鄉之後學劉六芝敬已熏沐展卷拜觀畢子有索余着向  
辭不敢僭而請益堅輒題二十八字因勉後人善繼先志  
古道今人慨不同世情對面九疑峯四尖山色元如舊會  
構新亭始允宗

歲在玄默執徐月中仲呂日哉生魄書於抑齋六芝生  
於嘉定庚辰今年七十三

可友樓記

賢者之興愚者之廢興而後者固難廢而後者尤難興而  
廢今而復循環牽引不為物役者幾何人哉金華弘玉鄭  
氏允宗之賢嗣也羈邑庠友童璉走東陽學以可友手簡

北山文集

記跋

五

謁予為記斯固難人之所難矣予詳其可友之義乃曰弘  
玉為忠愍公十二世孫公名亨仲在宋辛未時構一亭於  
舍西昕夕讀書坐對西山非求取勝無可與友顏其亭曰  
可友予以見公立大志勵名節持憲度于朝端樹風聲於  
天下垂休青史可知矣嗟夫交友古今為難公知其所以  
難乎苟或得其所以難雖有花數則有日月之蝕大圭之  
瑕尚何能傷其明玷其美哉且氏之徒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釋者謂其迫挾公之所擇似有類於是歟故曰  
交之為難殊不知公顧西山在前歲寒不改我貧而彼不  
為富我賤而彼不為貴是可友也故曰知之為難世之為

士者挾其意抽其華局足以知公之心哉時義榮潘公茂  
明范公形諸篇什斯得其內外完好者足以稔公之遺德  
矣今弘玉思及世祖修葺其亭已遠而頽垣廢址幾于斷  
盡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愴愴獨可友親書什襲猶存  
爰拓地涓吉建樓其上揭二字於楣間常嘆曰先世手澤  
尚令人踈然起敬為吾後人者寧不惕然于懷乎弘玉之  
志卓今不羈其可謂嗣興之賢者也賢莫大於廢墜之舉  
而專故地之勝豈易而得哉事雖由愚者之廢得賢者興  
而君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樓不待飾而已矣  
予奚容贅及哉百世之下必有如燕許大筆出而序之潘  
范士夫繼而和之以為斯樓之榮耀弘王之若子若孫尤  
當以先世之手澤為門路常留於心目先人之神明為戶  
牖常接乎夢寐趾其所溢美行其所難行庶有以昌先世  
之名寔而為鄉人之望法也古詩

成化八年歲壬辰春三月下澣日東陽縣儒學教諭吉水  
劉洪任識

跋可友亭

予嘗讀班固傳有曰人生天地間見可友而與之友者則  
可謂知矣見不可友而與之友者則可謂不知矣孟子亦  
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故易之麗澤汲也於

講習詩之伐木渠々於燕樂古之人所以重友道者如是  
其大乎吾發東去城一舍餘予仁友鄭均景致承庭訓明  
理學有叔祖鄭均弘玉迺允宗之令子也存宋高宗時厥  
祖各剛中者由名進士歷官宣撫副使賜謚忠愍寬厚清  
慎犯而不校與同郡宗忠簡公共輔宋室無專主和議有  
恢復遠圖宗以疽沒公以貶終仕止一致喜怒不形於未  
仕念友道相與之最難見人生會合之不易嘆世之友者  
或趨勢利或惡寒微而朝聚暮散者益多矣一旦顧瞻西  
山在前乃曰盛衰不改其節貴賤不貳其心惟此西山耳  
因可友而遂與之友焉吾想夫山之為物仁也其體常

北山文集

記友

靜且不騫不騰與天地相為終始然忠愍公之心亦仁者  
之心也故孔子有曰仁者樂山先儒程子亦曰仁者以天  
地萬物為一體觀于此言樂可見矣公之心安于義理重  
厚不遷有似于山所以見山之可與而與之友焉世之人  
惟知甘酒嗜音之樂奚足以知公洪裕恬靜之心哉於建  
炎丁未歲迺構一亭越明年也申復書扁曰可友二字于  
亭以垂不朽諸名賢皆有詩文 幸其行豈虛譽過美一  
皆令望之所致也是亭也歲久易湮子孫常有志勿遂至  
大明成化丙戌秋弘玉乃曰亭既朽矣而吾之為子孫者  
其孝思之心又奚可朽乎于是命工構樓不逾月告成倍

前有作以奉忠愍公手澤於上及待制潘先生茂明范先生詩文復徵諸君子之言以表之今弘玉抱德林泉不求聞達且好學不倦自忠愍公建亭後迨至丙戌屈指傳世十二歷年三百有五十載矣能知木本水源之義有尊祖敬宗之心其孝行之大孰有能踰于此哉故中庸有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然人能繼述于近者固難而繼述于數百年之遠者豈不為尤難乎登斯樓也有對山望雲之思有玩物適情之樂或把酒臨風或吟詩賞月則忠愍公之茂德愈彰而賢子孫之孝行益著矣觀易之幹蠱書之肯堂詩之永言孝思弘玉以之然使世之

北山文集

記跋

架高堂獨奉于一身不念先德者視弘玉固當頗厚後之子孫與弘玉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而忠愍公之流芳于千百年之遠與西山可友同一悠久也歟故春秋傳曰公知之子孫必復其始予其為弘玉望之

大明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菊月吉旦後學王穀天祿

謹識

可友樓詩序

予嘗讀吾邦先正鄭忠愍公之北山集見有所謂可友亭者廼其薦書未錄進士未第之時所見而莫知孰存亡凡有人自坦溪來者予必問之曰鄭忠愍公故居之旁尚有可友亭巍然而屹立乎僉曰無有亭址存而翬飛不存名

扁在而美與莫在春草凝烟暮林鳴鴉矣予心甚傷之而不自言也後又問人曰鄭忠愍公故居之旁尚有可友亭巍然而壯觀乎有人則曰是亭之隳廢已久近公有十二世孫曰弘玉者慨是亭之易壞由風雨之侵凌遂于亭東建高大之樓以代可友之亭奉亭之扁懸樓之上矣予心甚賢之而未信也及今年春弘玉之從孫標以博洽之才司吾家塾之教接論之頃亟訊及而標之對乃與後一人之荅無異予心始信之而喜不自已焉標見予之喜遂於囊中取遠近君子羨其叔祖能建樓以代可友亭之詩索序於予予幸生鄭公之鄉又景先哲之行者也遂忻然

引筆書其首簡曰鄭公一代偉人高出於南渡之初其德行功業文章史固已特書之世固已人誦之赫々明々萬世如見不係乎是亭之存亡矣若夫使一族之人知有公而興木本水源之思使一鄉之人知有公而起泰山北斗之仰使後世之人知公他日不肯阿附匪人其心已權輿于此則有係于是亭之存亡之亭之所係不淺若是今弘玉乃能思其易壞而代之以樓視亭益寬楹視亭益高廉隅大勢視亭益整使族人鄉人後世之人昂首一觀而興本原之思越山斗之仰知公他日不肯阿附匪人之心已權輿于此者視亭益切益廣益久豈不為賢矣哉樓之

建本其人之賢則遠近君子見聞其事者皆暹蘓李之高  
如肆曹劉之豪逸關徐庚之華麗而發為聲詩以詠之亦  
可謂宜矣雖然詩之宜在人而愛之則在弘玉也何也弘  
玉愛之則後人必愛後人愛之則流傳始久肯忠愍公作  
亭之後待制潘公香溪范公皆有詩以發其意而公則愛  
之如拱璧至發從今爽氣不在西山之翼故世世保守而  
不失使弘玉愛諸君子賦樓之詩亦如公愛潘范諸公之  
詩則子孫又豈不依其愛亦世世保守而不失哉庸書以  
為弘玉勸若夫可友之義則弘玉知之久矣茲不著書  
成化十二年歲在丙申春三月之吉金華後學錢穎書

北山文集

記跋

十

鄉先正鄭忠愍公宋中葉名臣紹興壬子進士授温州判  
官丁巳編修密院戊午給事省闈己未從僉樞樓昭宣諭  
川陝壬戌宣撫四川有政績秦檜忌之丁卯召還命諫官  
王鐵劾之落職濠州團練復州安置庚午徙封州乙亥卒  
于貶所壽六十七則登第時年已四十二矣今其賢裔得  
可友亭舊扁構亭揭扁命來徵詩曰此先忠愍公之舊物  
也亭乃公致仕歸來所築嗚呼公之精忠大節具載宋史  
歷官所可考者如右未嘗聞有致仕之命築亭揭扁在未  
仕之先可知矣其志豈淺者之可量哉奎非能詩者托與  
公裔木為斯文交勉賦此以復幸進而教之可也

西北夜搖旄頭星長安宮闕污羶腥中興稱頌保江南龍  
衣染血幽胡庭秦檜北歸專樞軸忠臣遠斥將軍戮其心  
左衽事讎廟堂無復論恢復北山先生人中龍閒居獨  
行莫與同緝亭只謂山可友洞視四海雙眼空幡然忽為  
蒼生起誓將忠節雪國耻國耻未雪心孔憂信々群吠欺  
天理封川謫去禰非常我公絕歿檜亦亡身後是非竟明  
白羸得青史生輝光落々于今三百載唯有青然山不改  
繼述喜多賢子孫可友亭新扁還在遠山如拱近山近丹  
崖翠岫照軒楹俗子何曾敢和閑獨與青山尋舊盟天報  
忠節猶未已公侯孫子必復始賊檜富貴若飄風今日知  
北山文集

記跋

有幾孫子

臨安錢奎

金華自古名勝地氣翠清淑多佳致八面山明峙峩々雙  
溪水秀流瀄々山水鍾靈生鄭侯致身自許齊伊周眼空  
四海人難友與山為友敦交修築亭雲間名可友旦夕面  
山相對久喜見山簪當盍簪坐々賓主樂詩酒一方重厚  
心不遷惟愛雲山景自然勿嫌娛耳無絲竹風壑不琴松  
自絃習隱斯亭樂既得誰知胡北風太急腥羶吹起汗中  
華侯處山林憂在國幡然一出為斯民雲路累官至從臣  
宣撫四川著忠節君上知名稱絕倫將欲高擢居大任

蒼檜深忌侯為甚陰擬竒袍羅致之封州貶坐王鉄讚可  
憐微欽附庭藝祖宗社已半傾南渡君臣忘國耻國耻  
不雪安偷生 騎紛々飲伊水長安城闕蕩于洗和戎不  
報戴天仇竟棄中原如敝屣賊檜區々一小人妨賢病國  
專釣衡恣貪閑逸固和議不圖恢復圖休兵侯欲恢復心  
膽赤進言忤奸々甚嫉一死是非悉反正但恨不見秦先  
卒追思侯歿三百年烜赫功名今尚傳文章政事起人慕  
忠貫日月信史編侯雖身死名不死屢後子孫多濟々肯  
堂肯構樹家聲善繼箕裘述詩禮當立可友扁還存賢孫  
追遠重結亭輪奐一新擢人目尤喜雲山依舊青亭幽紅

北山文集

記箋

十二

塵飛不到掩閔豈許俗人造侯家子姓富且昌信知忠義  
獲天報檜逆天道欺其君徼律富貴如浮雲千古遺臭穢  
青史身亡嗣續寥不聞々昔人過賊檜墓無不肯裂髮衝  
怒今日題詩可友亭清風高節還如故

成化乙未年首夏望前日雙溪吳最公勉書

好山與我近為隣一榻清無半點塵迎月夜陪孤醉客引  
風時作故交人秋光飛翠供詩興晚雨添青入夢頻况是  
歲寒同耐處梅花滿塢不知春

友山亭

吳興宇文淮

樓遲泉石構孤亭，甘與青山結友朋。  
捲幔坐臨空翠裏，攜琴行到白雲層。  
鹿門高隱應相似，盤谷幽閒未足稱。  
一點紅塵無處着，夜窓長對讀書燈。

東吳徐瓊

瀟洒軒居不染塵，青山惟喜日臨。  
閒未羨多佳致，舉目渾疑見故人。  
歲久肯教隨世變，情深應不笑家貧。  
先生取友能如此，何必桃源訪隱淪。

句餘黃東葉

深構危亭面碧山，應與我伴餘閒。  
盍簪道誼誠何厚，投漆襟懷自不慳。  
翠竹黃花存晚節，清泉白石隔塵寰。  
何當容接成三友，願借溪南屋半間。

北山文集

記發

十三

東吳徐瓊

力圖恢復建奇功，宋室堂中忠愍公。  
留得文山親記跋，令人千載仰高風。

西山友興超然詞翰流傳幾一年，十襲珍藏雲錦爛承家。自是子孫賢。

北山鄭景致博雅好古善詩，圖出其先世忠愍公。聊著可友亭記跋，屬予題其尾。予狂誦再四，信有德之言，而可傳也。且公著此，揆今三百餘年，而子孫裝璜成軸，十襲唯謹，亦可以知其賢矣。傳曰：先祖有美而勿為，不

明也知而勿傳不仁也明且仁景致以之予辱交景致者因其請遂書此以歸若夫公之忠節則宋史已具奚容置喙

成化辛丑冬十月哉生明同邑 璋書

右可友亭詩丈一卷先忠愍公築亭舍西謂西山可友書扁摘之且自為記以申其況于是潘待制范賢良石季平諸名賢之詩作焉亭築於己建文辛未公以紹興壬子進士入官紹興甲戌死封州亭蕪而太府卿可軒先生修治而復記之自後米唯詩卷零落亭亦傾圮建元泰定丙寅予從先祖與進公忠愍之七葉孫也即此址新之八葉孫北山文集

記跋

一曰

玄默居士彥淵公納交名士復有諸作為之髮揚而亭益有光輝矣玄默既沒亭非蕪廢今所幸者故扁無恙文字僅存於蠹腐之餘獲可軒之續記一篇先公與潘待制石季平二帖皆王進思所書進思書法著名者與天潘觀我劉廷芝暨拾遺集得先公之記跋商求也書得潘范之二詩諸名筆書之于卷先公之云當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賁志僅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一詩尤予心所甚愛噫盛矣羣公頌傳吐為文章若星辰之昭回乎天河嶽之流峙乎地足可以泛先公之名節於後世雖亡逸云多而先公河查者存焉豈二人璧羔矣之可比乎瑣落創小樓既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跋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裔孫鄭世成梓

節義紀錄跋

忠義立身之大節行于已者至則感于人者亦至雷奮蟄起鶴鳴子和秋豪無間然矣方高大父北山先生王所之著足也夜半冒缺鉞叩天關以胡編修之死及使川陝也隻馬出關獨立於胡塵萬騎內干犯鋒鏑面扞虜使遂界蜀地之險全骨皆忠徹髓純義而視此身若無有焉茲所以吳江州甘於廢斥師貳即安於囚累賀舍人無悔於北山文集

跋

橫州之竄皆於此乎權輿嗚呼天理人心為感通向使吾先公至誠未至於貫金石危行未至於泣鬼神其何以影響於施也哉是雖先公所遭之不幸而又於其間有大幸者存焉顧非秦馘之所能盡灰滅也詎非天乎若夫司法右公之高誼絕出儔倫又豈非吾皇祖平素履行清苦之所根蒂欤視紹興時云亦相與膺合矣顧不後光輝映用是列敘其詳以為吾家訓云

成淳己巳如月既望五世孫宗彊百拜敬識

題祭吳忠烈公磨崖碑

祭吳忠烈磨崖碑文辭瑰奇字畫遒勁追配古昔端明此

舉豈獨為往者設哉所以推廣朝廷將帥之意增重礪帶  
之誓激揚士卒教勸忠義為無窮之休至矣遠哉想落成  
之初歡呼感泣不止如昔人有扶續之喻也此乃默成先  
生復北山先生所寄之書其他尚多靈孫少時因族家  
集中感淳戊辰年夏吾公得見先生模本五世孫  
足老其曰公有賢季聲名遠矣又曰公所門下忠義相傳  
且終之曰率皆謹畏罔敢忘吳允文先生所指意在是乎  
嗚呼後二十年雍公開宣威府猶有蜀將家如有鄭宣  
撫在之論在當時又何如耶後學潘震再拜書之卷末  
以歸

北山文集

跋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見下哉每讀北

山鄭公吳廟之謀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  
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而  
警戒豈能諫然於稱贊之上子房妙於機策士也

孔明精於木士用也惟裴謂處置得宜者近之

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栢今思古乃為之長太息敬

書於崖碑之後

偉矣鄭公負氣之剛負才之雄其立朝有長稱之忠其治

蜀有孔明之功不能杜君側之奸卒頌于嶺南之封巖乎

其山立廓乎其川融其得于天者不以人窮固一世之豪

傑聞氣之所鍾也。洪武九年二月一日，胡翰啟書忠愍堂。百世師，西川草木尚餘威。天生一部英雄氣，化作龍蛇紙上飛。

同里後學曹志百拜識

先祖伯康，精修靜退，絕意科名。元末避亂，隱居于坦溪之協和，乃安遠曹氏創業始祖也。

光徽英資，邦家重器。捍患之不恢復之志，權奸忌之強藩奪氣。一時道屯，千載公議。

萬曆丙辰春日，同里後學曹一岳百拜贊

動心忍性，學乃見真。危論極疏，聳動天聽。官田減賦，西土攸定。建牙秉鉞，敵人遠屯。道行儼然，百世之公。

北山文集

贊

同里後學曹一岳不贊百拜謹書

吳楊在當時，諸將中號雄傑。視書生輩為何如。北山公以英才偉畧，行事適機，宜丰采可畏愛，平使之聽伏，不敢動公心之精微，於祭忠烈廟。文亦一管窺一斑矣。西山真文忠公有云：此誠與材合，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不能成天下之功。信哉斯言。嗚呼！獨如天何哉。

同里後學曹時震百拜謹識

馬謖敢違武侯令，神功不受李公呼。北山老子真豪傑，坐據中權後二吳。

里後學黃珍薰沐謹書

近日西陲兩虎臣。吳揚亦合遜威名。無人駕馭俱颺去。安得先生起九京。

里後學曹。祚薰沐拜題

功高宇宙誰堪並。帥蜀威名振。庭千古文章雜泥沒。重輝珠玉北山靈。

蕭山後學王策薰沐拜題

10760

北山文集跋終

北山文集

跋

四

